

宣統末路



中華民國十四年 三月再版 宣統末路（全二冊）

【上下二冊定價一元二角】

（外埠酌加郵費）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編輯者 綿山遺老

撰述者 首陽山人

出版者 上海東亞書局

發行者 上海共和書局

批發處 各省世界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

宣統結婚艷聞

結婚前之東海選婿

徐東海本清室元老。九鼎遷革後。繼衰黎而爲總統。德高望重。地位之尊。亦自認爲舉國一人。無奈美中不足。年逾花甲。而抱伯道之憂。幸有掌珠雙顆。依依膝下。足以寵愛無匹。長者方西渡重洋。求文明學術。幼者與宣統年相若。東海以總統女兒。萬難降格。與一般官僚子弟。締結絲羅。親聯秦晉。於是而念及亡國皇帝。小朝廷在。后儀猶存。如此東牀妙選。實所愜心。況自己在專制時代。貴爲將相。在共和時代。尊爲元首。獨於國丈一席。尙未領略個中。

滋味。乃示意於世續之前。世續者。皇帝總管。負民國興亡清礎商事宜之責。極得兩太妃之信任。言無不聽。且有逢迎徐總統意旨之江朝宗、張斌舫、程啓元等。自告奮勇。佐輔此白髮盈顛之老世續。入宮請諭。志在婚約之必成。世續入宮。以告瑾太妃。瑾妃極端贊成。以告瑜太妃。瑜妃亦甚洽意。咸謂在昔雖有君臣之別。滿漢之嫌。今則時代變遷。皇室已受東海之卵翼。締此一重婚姻。其於皇室優待條件。必能格外垂青。且五族共和。滿漢既同。此國境不妨消滅先朝嚴格之定例也。乃命世續覆東海。兩妃極感盛意。然當商之皇帝也。東海得訊大喜。想宣統童騃。決不有反抗之舉。詎知宣統時年十六。對於婚姻。極端反對強逼。主張自由。且深惡徐東海之爲貳臣也。竟不願締婚。東海得此打擊。中心怏怏者經年。然亦沒如之何。

結婚前之瑾瑜責帝

瑾瑜見宣統之抗命也。大不歡。初猶不知宣統早有意中人在。意中人者伊
儀。卽良揆之女。醇王福晉之內侄女也。名郭佳氏。精歐西文化。善辯才。具大
志。嘗肄業於莊克敦處。宣統久傾心其丰采。更縈念其辯才。而風流貴人（
卽醇王福晉宣統之生母）更主動其間。以爲內侄女而膺正宮之選。卽可
師那拉氏故智而操縱宮權。（那拉氏卽慈禧。以內侄女妻光緒。監視光緒。
已則弄權。）嘗啓奏於瑾瑜兩妃之前。兩妃若窺其隱謀者然。概與反對。乃
生惡感。至是福晉乃力毀兩妃之議。以抵抗東海女公子焉。某日。宣統見瑾
妃於永和宮。瑾妃又以東海議婚事相問。宣統對曰。滿漢不通婚。祖制也。誰
則敢違。瑾妃曰。先朝已頒通婚之令。況今國體已更。東海門閥亦不辱沒吾
家。儘可變通辦理。宣統曰。何必瑣瑣。其如予不願何。言畢。悻悻而退。瑾妃見
宣統之與彼衝突。氣憤填膺曰。孺子可惡。竟不受教。宣統亦向人作誓詞曰。

誰敢妄議予婚事者。予有權。且斥逐之。語聞於瑾妃。大怒曰。彼欲逐額娘出宮耶。（額娘。爲滿人對庶母之稱。）乃召宗室大臣會議。將宣統之舉以廢立。經左右力諫而止。繼而瑾妃思得一策。以破其滿漢不通婚之飾詞。且可抵抗良女。而以內侄志琦之女影示宣統。志女之貌。美於良女。而才不逮。宣統預知妃意。無非欲破壞良女之婚姻耳。接志女小影。竟擲諸地。不顧而出。因是家庭之間。水火益深。後由世續莊克敦等調解曰。皇上年幼。選后問題。不妨俟出洋回國後。再行籌備。籍此以和緩雙方之衝突耳。

婚結前之太傅獻議

莊克敦久知宣統醉心歐化。論婚亦崇尚自由。不願專從門閥着想。且見報端榮源女（卽良揆女）之倩影。及所刊演說詞。莫不批卻導窳洞中肯綮。有興利除弊之謀。洗舊新革之志。且不涉膚詞浮藻。時從燈畔花前。栽一樹相

思紅豆子於靈台方寸間。更經風流貴人之揄揚。心心相印。早結綺緣。惜尙承謀一面。蓋清廢帝雖與郭佳氏爲中表姊妹。在平民青梅竹馬。早賦兩小無猜。奈以皇室舊制。宮禁深嚴。實無由覲會也。某日。宣統又袖出麗影。致其仰慕之忱。適爲莊克敦所見。克敦恭詢皇上所愛伊誰。宣統知不能隱瞞。具以實告。克敦曰。茲女才華。誠富麗哉。且同出師門。爲余所栽之一樹桃李花也。余願代雙方作伐。成全美事。宣統問曰。何由得見。解茲渴念。曰。是不難。祇須寫一道上諭。召之入宮可已。宣統大喜。亟命總管三爺。齎旨召榮源女入宮。將冊爲皇后也。

結婚前之花下談心

諭至榮府。榮源方與夫人閒談。聞報大駭。不知帝命云何。亟易禮服。跪迎。嵩呼接旨已畢。方將滿懷愁駭。盡付汪洋。欣欣然以語夫人曰。皇上將冊封吾

女爲后也。夫人亦喜。請女出堂。時郭佳氏已於屏後聞知。涕泣而陳曰。爺娘年邁膝下猶虛。奈何將女兒幽置深宮。以奪其自由。且終身不能侍奉二老。爲女者心何能甘。彼亡國之君。猶不自懺。以離間人家骨肉爲快意耶。榮源亟掩女口曰。勿妄言。被總管三爺聞。歸奏皇上族矣。女曰。天下人多講理。難道皇帝偏不講理耶。况彼已亡國尸位素餐。已足自慚。今乃不悟。尙逞專制餘威。以剝奪儂婚姻自由權耶。儂誓不從。女官方滔滔爲總管三爺聞。榮源惶駭。請庇隱。三爺笑曰。毋恐。奴婢聞姑娘言。何與主子所談者相吻合耶。主子晨興。必閱報。自言自語曰。文明自由。改良目的。每飯必自言自語曰。文明自由。改良目的。甚至拉屎出恭。亦滿口文明自由。改良目的。今聞姑娘言。自由長自由短。正與主子同心者。女聞三爺言。疑信參半。三爺更詳述宣統之狀態。之志趣。毫無舊腦筋。頗富新思想。且具大志向也。榮女曰。既如此。請覆

命皇帝儼將入覲。先從交際入手。再談婚事可已。宣統聞之。益愛榮女。候之於御花園中。互談積愜。相見恨晚。女曰。皇帝之滋味如何。曰。苦甚矣。一塊假招牌。一個泥菩薩耳。雖然。余將自拔。久欲棄皇帝之假面具。恢復我真正之自由身。而不可得。因太妃在上。恐孝行有虧也。況余痛心于民國十三年來。毫無結果。共和兩字。亦同清室掛了一塊假招牌。然色采昏黯。兩塊假招牌。製造成多少罪惡。言之實覺傷心耳。女曰。帝言誠然。迴眸見宮娥內監。每進皿器藥品。輒跪而稱奴婢。心鄙之。以彼亦人耳。何自貶若是。乃語宣統曰。若輩可憐。幽絳終身。而不自拔。帝盍縱之使出宮。還彼自由身耶。宣統笑曰。女士所言。實獲予心。惟有一事困難。者在渠輩未受教育。知識全無。更無一技之長。可以謀生。一旦網開四面。東西南北。茫茫欲何之。愛之適以害之也。女曰。帝言良然。根本之計劃。當捨興學。畀以教育。智能莫之屬。宣統曰。此事當

仗卿之力。爲余後宮增色也。宣統語至此。女忽紅暈生雙輔。帝知失言。亦頰
頰不語良久。繼而宣統詢曰。女士今日來。快聆高論。極慰第余之心意。未知
女士能洞察否。榮女至是。亦垂情於帝。表示同意。花間雙誓。願祝齊眉。握手
談心。樂乃無藝。忽聞一聲傳語。太妃駕臨。帝急跪迎。太妃見女服飾奇特。不
御滿裝。眉宇間已呈不悅。及詢知是榮源之女。更痛斥之。女遁。宣統乃力爭
於太妃前。詳述榮女之學術淹博。品性高超。太妃不信。曰。狐媚蠱惑之餘。心
意迷惘。自無不佳也。宣統憤而出走。太妃乃急召載灃至。灃爲帝緩頰。太妃
意略和緩。詢曰。帝意果如何。曰。已冊封榮女爲后矣。曰。亦佳。由他去。惟我意
必另行冊封志錡之女爲貴妃也。

結婚時之名流道賀

宣統之婚期將屆。名流之道賀亦忙。徐東海雖以婚約未成。稍慊於心。然故

主恩深。未便遽而忘情。被人窺測器宇之褊狹。賀儀約萬金。就中以黎元洪爲最丰優。張四先生以商山四皓之尊榮。儼若帝師。賀儀亦不薄。其他如各總長。各次長。亦往賀喜。各國公使及公使夫人之道賀者。宣統特命慈禧時設立之西膳房供應。載灃以骨肉之情。特獻明珠百琲。中有辟水夜光。價值連城。惟康南海特撰頌詞一篇。喬皇典麗。洋洋大觀。佳禮雄文。炳耀列宿焉。

結婚時之皇室會議

皇室會議於永和宮者。此其第二次也。第一次爲瑾妃與宣統水火不相容。初爲婚姻而生惡感。繼以撤換御醫范壽臣而起。掀然大波。乃開皇室會議。第二次乃以籌備婚禮而開會議。列席者。載灃。載洵。載濤。載振。載鐸。毓朗。溥倫等。所議者。因婚禮大典。不容簡約。務須喬皇宏麗。惟以經濟窘迫。醇親王載灃願以一部分邸產。變價進獻御用。其餘各親王均以處境窘困。未便多

出貢獻。乃酬議祕密出售大內珍寶。以籌備一切。卒以羅雀掘鼠之無術。乃出此挖肉補瘡之下謀。此外所議者。乃瑾妃諭旨。宣統已自主册立榮源女郭佳氏爲后。其婚禮。便不能再容孩子浪說文明。必須遵照古制。宣統以目的已達。結婚典禮。再不受命。亦心有所不安。允之。瑾妃心中。略覺愉快。是可見婦女之心理。雖遭失敗。尙喜貪此小便宜也。

結婚時之氣煞太監

莊克敦引某公使入宮朝賀。進御道。見兩太監奔走執役甚忙。公使戲語之曰。今日忙些什麼來。太監曰。公使老爺還不知道嗎。主子今天婚禮。怎麼不忙。莊曰。爲什麼要舉行婚禮。太監曰。太傅爺真會說笑話。一個男人家。誰不要經此一着。某公使因此調之曰。那末你也是個男人家。要討老婆不要。太監聞言面赤。自怨生不逢辰。被父母幼時賣入深宮。而遭非刑。不恥人類也。

垂頭喪氣。悻悻而去。莊與公使歎息曰。中國宮幃之毒。流傳數千年。不圖今日。尙觀此怪東西。可憐亦復可痛也。

結婚時之籌備大典

宣統婚禮。舉行於皇極殿。其排場之闊綽。儀仗之整肅。洵有皇帝登基之氣象。龍鳳鼓。敲。景陽鐘。撞。百官執事。宮娥。太監。魚貫入崇文宣武門。排立於丹墀之下。垂拱雍雍。威儀穆穆。未幾。掌儀官唱呼奏樂。一派笙簫管弦。悠揚飄曳。悅登霓裳宮畔。偷聽仙音。樂聲止。讀禮官皇后宣登陛。宮燈對對。御香裊裊。如半空中飄下一朵仙雲。則母儀天下之郭佳氏也。掌儀官再請奏樂。引皇帝登寶座。宣統乃從日月掌扇下。冉冉出。龍行虎步。直上寶座。讀禮官唱呼。皇后向皇帝行朝覲禮。繼唱皇帝與皇后行參天禮。司香。司燭。司爵。司鼎。司饌。司酒者。雁行入。整理香案。皇帝皇后並行跪。敬上蒼。舉兕酌酒者三。禮

畢。皇帝皇后行婚禮。禮畢。皇太妃升座。登寶座。受皇帝皇后謁見禮。太妃賜印。醇親王捧印呈太妃。太妃命宮監輾轉賜皇后。皇后跪受。太妃賜節。醇親王捧節上呈太妃。太妃命宮監輾轉賜皇后。皇后拜受。皇帝皇后謝恩。太妃退。皇帝皇后登寶座。受百官朝賀。醇親王上。御前太監高呼曰。免。醇親王退。太傅陳寶琛。孝鄭胥。伊克坦。莊克恭上。御前太監高呼曰。免。太傅等退。以下百官均行跪拜禮。如制。又有外賓演說。頌語番皇。極一時之盛焉。繼乃祭告於太廟。

結婚後之鄉村密月

宣統久處宮庭。中心殊鬱鬱。以爲螭龍笈鳳。不能任意翱翔。更羨西人新婚。有密月之舉。一雙佳耦。涉水登山。爲鸛鵲。爲鴛鴦。莫不自由。迺者宮禁沉沉。一舉一動。均範以苛禮繁文。動輒作傀儡。皇帝之二字頭銜。不啻囚之於縲。

綫鳥之於樊籠。乃商之后。欲微服出宮。同度鄉村。密月之風味。后意贊同。乃偷出紫禁城。越萬壽山。而至鄉野間。見平畦稼穡。高壑林泉。眼界爲之一曠。胸襟爲之一滌。暮色暉暉。投宿於某村農家。一母一子。敦樸有古風。子純孝。以取蔬菜爲生。留餐之時。出麵餅曰餅餅。香脆適口。宣統嘗之。得未經食。訊價若干。則每餅之值。僅銅子兩枚耳。因念宮中所費太奢。節省糜款。實足以拯救呼寒號凍者不少也。詢商情曰。近年以水災頻見。烽鏑時聞。百業彫弊。較清時爲尤甚也。宣統聞之。不禁歔歔者再。自是留宿村農家者。二三日矣。閒課農桑於白叟。晚聽牛笛於黃童。想兩長堤。晴空在望。到處覺有奇趣。而宣統對於皇帝之名稱。益敝屣視之矣。詎而林泉清福。逾南面。亦不容久事。宮中之總監。已追尋至。曰。太妃以皇帝失蹤。命奴婢輩四出尋覓。今幸在此。請駕回宮去也。宣統與后。不得已入宮。灑行慨語曰。人生何不幸而爲此假。

皇帝也。命賞村農以百金。使作小商販焉。

結婚後之議與宮學

宣統后鑒於宮女之無能。日逞其媚妬。舍媚妬外無他藝。鑒於太監之荒弛。日長其奸詐。舍奸詐外無他能。祇知依賴而不能自立。徒糜公費而無所建樹。乃商之於宣統曰。花下深談。竊知陛下蓄改革宮庭之志。曾以後宮增色采爲妾譽。付託之重。誠未嘗一日忘懷也。今其時矣。妾將在宮中設教。使內監宮女輩。咸能辨得亥魚。略嫻禮義。提高若輩之人格耳。且妾視清庭之危險。將至。民國之對於清室。優待條件。徒存空談。彼執政柄者。日謀自身之富若貴。且不遑。軍閥輩又爭權奪利爲大旨。一旦捐棄清庭。曩昔之恩眷。反戈以相向。則內監如鹿。宮女如豕。蠢蠢然被逐。將何以免溝壑耶。宣統曰。余久蓄此志。奈以俗例格。太妃又不樂爲此。况辦學亦須經費。巧婦難炊。卿豈忘

之歟。后曰：無妨。宮中多寶，盡出售以謀美舉。宣統聽其言，后乃條陳一切，先整理皇室經費，檢查藏寶，編成冊帙，更攝成影片，毋使偷竊者逞其毒手。宣統一一允之。方將履行，事爲總監三爺聞，恐盜寶之案，一旦暴露，於是而縱火焚宮，歷代珍寶，盡成灰燼。然而宮監富矣，縱火之前，早偷運不知多少，至是掩其跡。

結婚後之醋海興波

初瑾妃不願宣統之娶榮女，力謀破壞婚約。後以宣統之決心，屢次齟齬，甚至憤而離宮，載灃調解其間，始得太妃之允許。惟婦人多疑，疑則多忌，卒以內侄女文姑（志錡之女）立爲帝妃，使文姑窺察帝后意旨，密報已前。文姑乃日伺后隙，從中挑撥。太妃與帝后之感情，日以惡。母子常不謀一面，仇隙之深也如此。一夕，文姑隱花叢，聞帝與后之密謀，出售珍寶也。文姑乃出跪